

乌龙哈尼语的意外范畴*

王 草 依

[提要] 乌龙哈尼语的意外范畴包括未预期、超预期、反预期三种类型,是具有独立地位的语法范畴,除了用副词、连词、语气词,还可使用强制性较高的语法标记对新的意外性信息和随之产生的惊讶态度进行编码。意外标记 tɕu^{55} 来源于“居住”义动词,经历了“实义动词‘居住’>存在动词‘在’>领有动词‘有’>曾行体标记‘过’>确认存在标记‘本来’>意外标记‘原来’”的演变历程。意外标记 mo^{31} 来源于动力情态动词,经历了“动力情态‘意愿’>道义情态‘必要、需要’>将行体标记‘将要’>认识情态‘应该要’>意外标记‘按理该’”的语法化路径。两种路径都是主观化机制下言者自我凸显的结果。

[关键词] 哈尼语 意外范畴 标记 语法化

一 引 言

意外范畴(mirativity)即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标记某些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或令人惊讶的信息。其独立地位目前尚存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类观点。

第一类:意外范畴是一种独立的语法范畴。DeLancey(1997)首次明确将意外范畴作为跨语言的一种重要语法范畴,指出意外范畴是相对于发话者而言新的或令其惊异的信息编码,是相对于既有的知识结构而言的新的东西。Aikhenvald(2012)将意外范畴定义为“说话人、听话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意料之外的信息”,认为用不同的形式标记来区分不同的意外语义是意外范畴独立存在的证据之一。Hengeveld & Olbertz(2012)通过实例证明意外范畴独立于示证范畴,意外标记和示证标记同形是同一形式经历不同语法化路径到达不同终点的结果。

第二类:反对将意外范畴作为一种独立的范畴。如Egerod & Hansson(1974)提出的预期与非预期,Nichols(1986)提出的新知,都已关注到意外范畴的核心意义,但并未将意外范畴当作独立范畴。Friedman(1986)、Lazard(1999)、Hill(2012)认为意外范畴在很多语言中并没有专门手段,只是其他范畴意义(示证、时、体等)在特定语境中获得了意外之义的解读,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跨语言有效的意外范畴。

虽然对于意外范畴的独立地位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但本文认为意外范畴仍是值得探究的语法专题。国内亦有不少学者对意外范畴进行了相关研究,有新异范畴、惊讶范畴、惊异范畴等译法。研究主题集中于意外范畴的表达方式及类型学特征(潘家荣 2016; 万光荣 2017;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哈尼语地理语言学研究(20BYY205)”阶段性成果。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林青、黄劲伟 2018; 胡承佼 2018; 万光荣、刘欣婷 2023)、意外标记的语法化(王健 2013; 刘焱、黄丹丹 2015; 陈前瑞 2018; 冉晨、张延成 2022)等。研究语种主要聚焦于汉语,个别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邵明园 2014; 曲世锋 2015)、维吾尔语(林青 2017; 吴天宇 2021)、腊罗彝语(卜维美、黄华德 2022)等。

哈尼语的意外范畴暂无专题研究成果,多散见于参考语法类型的专著中,尚未从示证范畴、体范畴、貌范畴等语法范畴中获得独立地位。杜冠明(Thurgood 1986)指出阿卡语的非感知示证(non-sensorial evidential)不仅指明信息来源和获取方式,也与时、预期/非预期等范畴形成互动关联,非预期与意外范畴有一定的联系。李永燧(1990)提到哈尼语叹词可表示醒悟、惊异或诧异,对叹词这类意外范畴表达手段进行了分析。经典(2015)提到墨江碧约哈尼语的意外貌表示“原以为动作行为已经发生,后来发现并没有”,亦可视作意外范畴,但作者将其看作貌范畴态度貌的次类。本文以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乌龙村的哈尼语(简称乌龙哈尼语)为例,对其意外范畴的语义类型、表达手段及相关标记作整体分析。

二 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的语义类型

Aikhenvald (2012) 将意外范畴分为 5 种语义类型,包括:①突然发现或意识到(sudden discovery, sudden revelation or realization);②吃惊(surprise);③始料未及(unprepared mind);④反预期(counter expectation);⑤新信息(information new)。这 5 种不同的意外类型存在交叉杂糅的情况,有些难以准确区分,如⑤新信息可以是①突然发现或意识到的,也可以是③始料未及的,也可以是④反预期的,而②吃惊的情感态度可以附加于①③④⑤任何一种意外信息之上。因此本文并未完全采取这一分类,将乌龙哈尼语的意外范畴分为未预期、超预期、反预期三种类型,核心意义是对新信息的惊讶。

(一) 未预期

即某一信息是言者突然发现或意识到的或者始料未及的,此前对于这一信息无心理预期、甚至毫不知情,是事后才偶然发觉或根据某种迹象推断出来的,因此感到惊讶和意外。例如:

- (1) a³¹zu³¹ zi³¹ xa³¹ni⁵⁵ ŋy⁵⁵ teu⁵⁵ a³⁵ xy³³. 原来他也是哈尼族。
他 也 哈尼 是 意外 陈述语气 强调语气

(二) 超预期

即某一信息超出言者原先预期的情况,在言者意料之外。通常的情况为言者对某一信息有所了解,但并未完全了解,因此后期被超出预期的事实信息所震惊。例如:

- (2) a⁵⁵ko³³ a³³ y⁵⁵ty⁵⁵ me⁵⁵ te³³ na⁵⁵pi³¹ teu⁵⁵ a³⁵. 原来哥哥摔得那么严重。
哥哥 受事格 那么 地 摔 疼 给 意外 陈述语气

(三) 反预期

即某一信息是与言者预期相反或偏离的新信息,大多是言者认为按常理或常态应当发生的事情或应当存在的事实并没有如期发生或存在,因此感到反常和出乎意料。例如:

- (3) sa⁵⁵ty³³ sɿ³¹ ma³¹tsa³¹ khi³¹ y³³ lɔ³¹. 竟然连玉米都不会吃。
玉米 竟然 不 吃 会 的 陈述语气

三 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的表达手段

对新的意外性信息感到惊讶，是人类认知特点的共性，但具体语言的编码策略往往存在差异，在标记来源、句法位置和使用强度等方面也有个性差异。万光荣、刘欣婷（2023）从跨语言视角将意外表达式分为词汇和语序两种类型，认为形态变化不丰富的汉藏语系诸语言最常用词汇表达意外，最不常用词缀式。乌龙哈尼语符合这一特征，其意外范畴的表达手段主要为分析性手段，主要体现为副词、连词、语气词以及语法标记。

（一）副词

乌龙哈尼语可通过 s_1^{31} “还、反而、连、竟然”、 ka^{33} “就、竟然” 等副词直截了当地表达惊讶态度。 s_1^{31} 多用于反预期信息， ka^{33} 用于未预期、超预期、反预期信息，删除这些成分之后句子语义有明显变化，仅能陈述某一事实，而没有主观的惊讶态度。

如例（4）（5）用 ka^{33} “就” 和 s_1^{31} “竟然” 表现出对“杜鹃花现在就开” 这一与预期相反事实的震惊，删除 ka^{33} “就” 和 s_1^{31} “竟然” 仅能表示事实，缺少了附加的惊讶情感。

- （4） $\eta a^{33} ta^{33} ta^{33} zi^{33} ma^{55} za^{31} mu^{55} a^{33} le^{33} ka^{33} zi^{33} la^{55} a^{35}$.
 杜鹃花 定指 现在 位格 从格 就 开 来 已行体
 杜鹃花居然现在就开了。

- （5） $\eta a^{33} ta^{33} ta^{33} zi^{33} ma^{55} za^{31} mu^{55} a^{33} le^{33} s_1^{31} zi^{33} la^{55} a^{35}$.
 杜鹃花 定指 现在 位格 从格 竟然 开 来 已行体
 杜鹃花居然现在就开了。

例（6）言者以为某人不会很快忘记自己，但是竟然发现自己很快就被忘记了，用 ka^{33} “就” 表示对被遗忘速度超过预期的震惊。例（7）言者坚信某人不会忘记自己，但是发现自己竟然被忘记了，用 s_1^{31} “竟然” 表示对被遗忘这一反预期事实的惊讶。例（6）（7）虽然语义有细微差别，但均能表达“意外”。

- （6） $a^{31} zu^{31} \eta a^{31} lo^{55} ka^{33} ze^{55} pa^{55} a^{35} ui^{55}$. 他竟然就忘记我了。
 他 我 受事格 就 忘记 已行体 陈述语气
- （7） $a^{31} zu^{31} \eta a^{31} lo^{55} s_1^{31} ze^{55} pa^{55} a^{35} ui^{55}$. 他竟然连我都忘记了。
 他 我 受事格 竟然 忘记 已行体 陈述语气

例（8）（9）均能表示对很久未见的人长胖这一事实的惊讶，但例（9）用于言者未抱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例（10）用于言者有既定预期的情况，即在言者看来此人为不易胖体质，但事实却与预期相反。删除 ka “就” 和 s_1 “竟然” 仅仅表示此人长胖的客观事实。

- （8） $xa^{31} fy^{33} a^{33} le^{33} ma^{31} mu^{55} ma^{55} a^{31} zu^{31} xa^{55} na^{31} ka^{33} tshy^{55} ta^{33} a^{35}$.
 何时 位格 从格 不 见 名物化 他 很多 就 胖 上 已行体
 好久不见他竟然胖了很多。
- （9） $xa^{31} fy^{33} a^{33} le^{33} ma^{31} mu^{55} ma^{55} a^{31} zu^{31} s_1^{31} xa^{55} na^{31} tshy^{55} ta^{33} a^{35}$.
 何时 位格 从格 不 见 名物化 竟然 他 很多 胖 上 已行体
 好久不见连他都居然胖了很多。

（二）连词

乌龙哈尼语可通过连词 na^{55} “连” 直截了当地表达惊讶态度。 na^{55} “连” 多用于超预期、

反预期信息,删除 na^{55} 之后句子缺失主观的惊讶态度,仅是陈述客观事实。

- (10) $a^{31}zu^{31}na^{55}lu^{31}xy^{33}a^{55}$. 居然连他知道了。
 他 连 知道 强调语气 强调语气
- (11) $a^{31}zu^{31}na^{55}ny^{31}tha^{31}na^{55}ma^{31}tsh^{55}pa^{33}$. 他居然比我想的还要白。
 他 我 想 上面 连 不止 白

(三) 语气词

乌龙哈尼语可通过疑问语气词 me^{31} 等表达出乎意料的惊讶、意外态度,多用于超预期、反预期信息的意外性表达。删除 me^{31} 之后句子语义有明显变化,仅能陈述某一事实,缺失主观的惊讶态度。如例(12)言者原本以为妈妈不在家,但是偶然了解到妈妈在家的消息,因此感到震惊,于是用反问的方式表现出惊讶,删除 me^{31} 之后仅能表示某一事实信息,而不带有言者惊讶的感情色彩。

- (12) $a^{55}ma^{33}la^{31}xui^{55}a^{33}teu^{55}a^{55}me^{31}?$ 妈妈居然在家吗?
 妈妈 房子 位格 在 强调语气 疑问语气
- (13) $a^{31}ni^{55}sy^{31}ya^{31}xa^{31}fy^{33}a^{33}le^{33}ma^{31}ty^{31}ve^{55}me^{31}?$
 弟弟 书 何时 位格 从格 不 读 已行体 疑问语气
- 弟弟居然早就没有上学了吗?

(四) 语法标记

乌龙哈尼语一般在谓语后加标记 teu^{55} 表示言者的意外态度,可以附加于未预期、超预期、反预期三种新信息之上,使用范围较广。但 teu^{55} 并不是强制性标记,删去之后句子的基本语义没有大的改变,只是言者“惊讶”的情感会有所弱化。 teu^{55} 有强化和凸显惊讶语气的语用功能,可以和 ηy^{55} “是”及语气词连用构成“ $\eta y^{55}teu^{55}a^{35}xy^{33}$ ”格式,意为“原来……”,多用于恍然大悟的情境中。例如:

- (14) $a^{55}xu^{31}ma^{55}ty^{31}teu^{55}a^{31}za^{33}va^{55}$. 原来饭已经熟了。
 饭 定指 熟 意外 陈述语气 亲知示证 陈述语气
- (15) $a^{31}zu^{31}nu^{55}ky^{33}tha^{31}koj^{33}te^{31}teu^{55}a^{35}xy^{33}$. 原来他比你说的还要高。
 他 你 说 上面 高 超 意外 陈述语气 强调语气
- (16) $a^{31}zu^{31}ei^{55}le^{33}tehu^{55}za^{31}\eta y^{55}teu^{55}a^{35}xy^{33}$.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他 这样 人 是 意外 陈述语气 强调语气

乌龙哈尼语在谓语后加标记 mo^{31} 表达反预期意外性信息,意为“按理来说应该……”,为强制性标记,删去之后不能表达言者因反预期信息而产生的意外,只能陈述既定事实或常识信息。如例(17)言者预期信息是“他知道”,但在交谈中得知了反预期信息“他不知道”,因此感到惊讶。删除 mo^{31} 之后句仅表示“他知道”这一事实,而不带有惊讶的态度。

- (17) $a^{31}zu^{31}lu^{31}mo^{31}na^{33}$. (按理)他应该知道呀。
 他 知道 意外 陈述语气

乌龙哈尼语可在完整小句后加意外标记 ma^{55} 表示惊讶态度,可单独使用,也可与陈述语气词 lo^{31} 一起搭配,可用于未预期、超预期、反预期信息的意外表达。删去之后句子不能表达言者的意外,而只能陈述既定事实。如例(18) $ma^{55}lo^{31}$ 前的句子本身即是完整的小句,意为“我忘带钥匙了”,加上 $ma^{55}lo^{31}$ 则可表达言者对自己忘记带钥匙的惊讶和意外,删除 ma^{55} 之后仅仅是阐述忘记带钥匙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 ma^{55} 也可作为名物化标记,除了置

于动词、形容词之后，也可同意外标记一样置于完整小句后，但因二者的语义关联不大，且亲属语言和方言中也暂未发现“名物化标记>意外标记”的演变路径，暂时将二者处理为同音现象，意外标记 ma^{55} 的来源及演变路径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 (18) ηa^{31} le^{33} $xa^{33}ty^{55}$ $ma^{55}ze^{55}pa^{55}$ a^{35} $ma^{55}lo^{31}$.
我 施事格 钥匙 定指 忘记 已行体 意外 陈述语气
我居然忘带钥匙了。

- (19) $a^{31}zu^{31}$ ηa^{55} ny^{31} $tha^{31}ya^{55}$ $tshy^{55}ma^{55}$ $xa^{55}le^{33}$ pi^{33} $təm^{33}$ $tʂa^{33}$ y^{33} .
他 我 想 上面 更 胖 意外 怎么 给 穿 合适 的
他比我想的还胖怎么穿得合适。

意外标记 ma^{55} 可与表达意外的副词 ka^{33} 同时出现，此时意外程度高于单用意外标记 ma^{55} 的情况，与单用 ka^{33} 则无明显区别。可见，副词仍为第一性的手段。例如：

- (20) $a^{55}ni^{55}$ $ey^{55}ty^{55}$ ka^{33} $kəŋ^{33}$ la^{55} a^{35} $ma^{55}lo^{31}$.
弟弟 这么 竟然 高 来 已行体 意外 陈述语气
弟弟竟然长高了那么多。

从上述意外范畴表达手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乌龙哈尼语中，副词、连词、语气词为本职手段，出现与否对意外态度的表达有直接的影响。语法标记为兼职手段，使用强制性明显低于其他方式，且经常与其他陈述语气词、强调语气词搭配使用。当表示意外的副词、连词、语气词与意外标记同现时，意外的表达主要由前者来承担。

四 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标记的来源

(一) 存在动词

意外标记 teu^{55} 本义为“居住”，大致经历了“实义动词‘居住’>存在动词‘在’>领有动词‘有’>曾行体标记‘过’>确认存在标记‘本来’>意外标记‘原来’”几个演变阶段。黄成龙（2013）指出藏语和受藏语影响的邻近语言，如嘉戎语和仓洛门巴语，根据信源（新旧信息/亲见非亲见）的不同使用不同的存在类动词。这是以存在动词的不同词汇形式区别新旧信息，乌龙哈尼语的 teu^{55} 则已虚化为标示新信息并凸显惊讶态度的一个语法成分。

吴福祥（2010）认为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共时多功能模式的平行性可能源于汉语“‘居住（居处）’义动词>处所/存在动词>处所介词>持续体标记”语法化模式的跨语言扩散。认为“居住”到“存在”演化符合由具体到抽象、由实在到泛化的语义演变规律。居住于某地往往意味着存在于某地，“居住”的活动义相对“存在”的状态义来说更为具体和实在。而存在于某地的某物往往为某人或某个团体所有，因此乌龙哈尼语存在动词同时含有“领有”义，也符合语法化演变的“语义相宜性”（Traugott 1996）原则。

第一阶段：居住

- (21) $a^{31}zu^{35}tehi^{31}pha^{55}$ $y^{55}pu^{35}$ $ku^{31}teu^{31}$ $ma^{55}teu^{55}$ y^{33} . 他们住在对面的山上。
他们 那边 山 定指 住 的

第二阶段：存在

- (22) nu^{33} $tho^{35}a^{31}khu^{31}$ ma^{55} ηa^{33} $tho^{31}a^{33}$ teu^{55} y^{33} . 你家的狗在我家里呢。
你 家 狗 定指 我 家 位格 在 的

第三阶段：领有

- (23) ηa^{33} $tho^{31} a^{33}$ $mu^{55} \eta i^{55}$ ηa^{31} $teu^{55} a^{55}$. 我家有两只猫。
我 家 位格 猫 两个 有 强调

至于进一步发展到曾行体标记“过”也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存在动词“在”和领有动词“有”表示的是有生命物（人/动物）的存在/领有，而曾行体是表示的过去某个时候曾经做过的动作行为，或者曾经有过的经历或存在过的状态，可以看作是某一事实或状态的存在，从具体事物的存在/领有到抽象事态的存在/领有符合由具体到抽象的人类认知规律。从这一阶段开始， teu^{55} 失去了作为独立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只能置于其他谓词或一个完整句子之后作语法标记。

第四阶段：曾行

- (24) ηa^{55} zi^{31} $tshy^{55}$ teu^{55} le^{55} . 我曾经也胖。
我 也 胖 曾行体 强调语气

需要说明的是，乌龙哈尼语曾行体标记 teu^{55} 使用频率远不及借用的汉语标记 $k\eta\eta^{55}$ “过”，但是，固有标记 teu^{55} 已在“曾行体”意义基础上发展出了附加意义“本来”，汉语标记 $k\eta\eta^{55}$ “过”则无此演变，二者形成了更为明确的分工。在主观化机制作用下， teu^{55} 从客观陈述某一事态的曾经存在发展到带有言者主观态度的强调某一事态曾经存在的事实。如上述例（25）亦可解读为“我本来也胖”，言者隐含的意义是“我现在瘦了”。

第五阶段：本来

- (25) ηa^{55} zi^{31} $tshy^{55}$ $k\eta\eta^{55}$ $teu^{55} le^{55}$. 我本来也胖过。
我 也 胖 曾行体 本来 强调语气

陈前瑞（2018）对“经历＞反预期”的演变进行了相关阐述，指出二者的演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语义相宜性上。经历体往往不能是没有信息量的日常事件，而必须是具有特殊信息的事件，与反预期的意外本质上有相通之处，经历体的特殊性可以经由语境吸收等逐步成为显性的反预期意义。

乌龙哈尼语由曾行体的经历义衍生出来的“本来”是“经历＞反预期”之间的确认环节。如果言者忽略或遗忘了本来存在的事实，这一事实往往会变成令言者惊讶或不备的新信息，由此就从强调事实客观存在的“本来”引申出了表示言者突然发现或意识到以及超出原先预期或违反原先预期的意外范畴标记“原来”，这是建立在语义相宜基础上的功能扩展。此时 teu^{55} 在句法上摆脱了时体的限制，可用于已行体、进行体、将行体等。

第六阶段：原来

- (26) $a^{31} zu^{31}$ ky^{33} $la^{31} mo^{31}$ le^{33} ηy^{55} $teu^{55} a^{35}$ xy^{33} . 原来他要跟我说来着呀。
他 说 来 将行体 地 是 意外 陈述语气 强调语气
- (27) nu^{55} sa^{35} teu^{55} $teu^{55} a^{35}$ xy^{33} . 原来你在这里呀。
你 这儿 在 意外 陈述语气 强调语气
- (28) sa^{35} $teu^{55} ma^{55}$ $s\alpha m^{55}$ xu^{31} $ts\alpha^{31}$ $teu^{55} a^{35}$ za^{33} va^{55} .
这儿 住 名物化 三 年 有 意外 已行体 亲知示证 陈述语气
住这儿原来有三年了呀。

(二) 动力情态动词

用来表示言者接收到与预期相反或偏离的新信息时的意外态度的标记 mo^{31} ，来源于表示

“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乌龙哈尼语的这一演变路径不是孤例。宗守云（2015）指出晋方言的“待”和否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并具有意外性质，是表达非预期信息的语法标记。在回溯推理的作用下，经历了“实义动词‘等待/等候’>客观‘需要’>动力情态‘意愿’>道义情态‘承诺/要求/认可’>意外范畴标记”的语法化历程。乌龙哈尼语暂时无法追溯到实义动词用法，因此只能将动力情态 mo^{31} 暂定为这条语法化路径的起点。

动力情态“意愿”表示实施某种行为做某事的意愿或意图；动力情态进一步发展，便演变为道义情态，表示客观规律、说话人、权威、社会规范或风俗习惯等要求参与者实施某种动作行为，表示义务或要求。这些义项具备一个共性语义特征，即非现实性，将行体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也处于未发生的状态，在“未然”语义上具有相似性，因此，乌龙哈尼语的 mo^{31} 进一步通过隐喻机制演变成为将行体标记。在主观化机制下，客观范畴的将行体标记与主观范畴的认知情态标记建立起演化关系，用以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主观推测，凸显言者立场和态度，符合情态范畴演变的类型学共性：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

认识情态标记到意外范畴标记则是言者对命题真值的判断与事实产生偏离的结果。言者预期所依据的一般规则通常是人所共知的常理与通识，不言自明，经常可以省略。岳辉、施伟伟（2017）指出，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普遍观点，前景信息的显著度明显高于背景信息。预期的依据相对于预期内容本身来说是背景信息，预期内容则是前景信息。受制于语言经济原则，在交际过程中，预期的依据常常可有可无。言者从自身认识立场进行演绎推断所得的结论要么符合现实，要么违反现实，若违反现实，对言者来说则成为新的意外性信息，对此产生惊讶也就无可厚非，不合预期的言外之意也就因此而衍生。例如：

- (29) ηa^{55} $sy^{31} \eta a^{31}$ $tsy^{33} ka^{31}$ le^{33} ty^{31} mo^{35} . 我要好好读书。（动力）
我 书 认真 地 读 要
- (30) $za^{31} mi^{31} za^{31} zu^{33}$ $zi^{55} tsəm^{31}$ $sy^{31} \eta a^{31}$ ty^{31} mo^{31} . 男孩女孩都得受教育。（道义）
女孩 男孩 全部 书 读 要
- (31) ηa^{55} $sy^{31} \eta a^{31}$ ty^{31} zi^{55} mo^{31} va^{55} . 我要去读书了。（将行体）
我 书 读 去 将行体 陈述语气
- (32) $na^{33} xɔŋ^{31}$ le^{33} $\eta^{31} ze^{55}$ ze^{55} la^{55} mo^{35} xv^{33} . 天黑黑的，怕要下雨了。（认识）
黑 的 雨 下 来 要 陈述语气
- (33) $na^{33} xɔŋ^{31}$ le^{33} $\eta^{31} ze^{55}$ ze^{55} la^{55} mo^{31} na^{33} . 天黑黑的，按理该下雨呀。（意外）
黑 的 雨 下 来 意外 陈述语气

五 结 语

我们认为乌龙哈尼语的意外范畴是独立的语法范畴，在句法上表现为独立的语法标记，且其使用的强制性有增强的趋势，标记缺省与否对句子的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造成一定影响。

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以言者意外为主，可以标记对于未预期、超预期、反预期三类新信息的吃惊、意外、讶异等情感态度。表达手段以副词、连词、语气词、语法标记等分析性手段为主，其中副词、连词、语气词为本职手段，语法标记为兼职手段。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语义类型和表达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语义类型与表达手段对应关系

表达手段		语义类型		
		未预期	超预期	反预期
副词	sɿ ³¹ 还、竟然	—	—	+
	ka ³³ 竟然	+	+	+
连词	na ⁵⁵ 连	—	+	+
语气词	me ³¹ 疑问语气	—	+	+
语法化标记	teu ⁵⁵	+	+	+
	mo ³¹	—	—	+
	ma ⁵⁵	+	+	+

其中，意外标记 teu⁵⁵来源于“居住”义动词，经历了“实义动词‘居住’>存在动词‘在’>领有动词‘有’>曾行体标记‘过’>确认存在标记‘本来’>意外标记‘原来’”的演变历程，受制于“具体>抽象”的语义演变规律。意外标记 mo³¹则来源于动力情态动词，经历了“动力情态‘意愿’>道义情态‘必要、需要’>将行体标记‘将要’>认识情态‘应该要’>意外标记‘按理该’”的语法化路径，在主观化机制作用下，言者自我逐步凸显。从意外标记的来源和语法化可以看出，乌龙哈尼语的意外范畴与体、认识情态等范畴有密切的历时演化关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独立的语法范畴地位。

本文只是对乌龙哈尼语意外范畴语义类型、表达手段和语法标记的初步探讨，为意外范畴的类型学研究，尤其是意外标记的来源研究提供个案实例，更多的意外义表达手段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其他哈尼语方言、藏缅语族语言、汉藏语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卜维美、黄华德. 2022.《腊罗彝语的新异范畴和示证范畴》，《语言科学》第 3 期.

陈前瑞. 2018.《试论“曾”的反预期与经历义的演变关系》，《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胡承佼. 2018.《意外范畴与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的实现形式》，《华文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黄成龙. 2013.《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民族语文》第 2 期.

经 典. 2015.《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永燧. 1990.《哈尼语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

林 青. 2017.《维吾尔语的“惊异”表达方式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5 期.

林 青、黄劲伟. 2018.《惊异范畴：“未预期信息”的语法化标记》，载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Randy J. LaPolla（罗仁地）主编《汉藏语学报》第 10 期第 110-12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 焱、黄丹丹. 2015.《反预期话语标记“怎么”》，《语言科学》第 2 期.

潘家荣. 2016.《拉阿鲁哇语和卡那卡那富语的传信与新异方式》，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编《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总第 28 期）第 125-13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曲世锋. 2015.《论藏语动词的示证系统》，《民族语文》第 4 期.

冉 晨、张延成. 2022.《意外标记“好好的”的语义演变与语法化》，《语言研究》第 4 期.

邵明园. 2014.《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万光荣. 2017. 《惊讶范畴: 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 《语言科学》第 6 期.
- 万光荣、刘欣婷. 2023. 《跨语言视角下意外表达式的类别与共性特征》, 《中国外语》第 6 期.
- 王 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 《方言》第 2 期.
- 吴福祥. 2010. 《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 《民族语文》第 6 期.
- 吴天宇. 2021. 《维吾尔语意外范畴的表达形式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岳 辉、施伟伟. 2017. 《演绎传信标记“按说”与“照说”的语义、语用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2 期.
- 宗守云. 2015. 《晋方言情态动词“待”及其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 《中国语文》第 4 期.
- Aikhenvald, 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35-485.
- DeLancey, S.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33-52.
- Egerod, S. & I. -L Hansson. 1974. An Akha conservation on death and funeral. *Ada Orientalia* 36(1):225-284.
- Friedman, V. A. 1986. Evidentiality in the Balkans: Bulgarian, Macedonian and Albanian. In W. L. Chafe & J.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pp. 168-1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ngeveld, K. & Hella Olbertz. 2012. Didn't you know? Mirativity does exist.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87-503.
- Hill, N. W. 2012. "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 hdug in "Lhasa"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389-433.
- Lazard, G. 1999. Mirativity, evidentiality, mediativity, or other. *Linguistic Typology* 16(3):91-109.
- Nichols, J. 1986. The bottom line: Chinese Pidgin Russian. In W. L. Chafe & J.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pp. 239-25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urgood, G. 1986.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the Akha evidentials system. In W. L. Chafe & J.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pp. 214-22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augott, E. C. 1996.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In B. Keith & J. Miller (ed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yntactic Theories*, pp. 181-187. Oxford: Pergamon.

Mirativity in Wulong Hani

WANG Caoyi

[Abstract] Mirativity in Wulong Hani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grammatical category. In addition to adverbs, conjunctions and modal particles, grammatical markers with high obligatoriness are used to encode new unexpected inform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attitude of surprise. This grammatical category consists of three subtypes of mirativity: unexpectedness, exceeded expectation, and counter-expectation, all of which convey affective stances such as astonishment, surprise or disbelief. The mirative marker $\tau\epsilon u^{55}$ derives from a lexical verb meaning "to reside", undergoing the following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 verb "reside" > existential verb "be at" > possessive verb "have" >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have V-ed" > confirmative marker "originally" > mirative marker "turns out". The mirative marker mo^{31} derives from a dynamic modal verb, follow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dynamic modality "volition" > deontic modality "must/

128

need to”>prospective aspect “be about to”>epistemic modality “ought to”>mirative marker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Both pathways result from subjectification mechanism, where speaker prominence increases.

[**Keywords**] Hani language mirativity grammatical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651701 昆明 云南工商学院文法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

《民族语文》2023 年度优秀论文

为激励广大民族语文研究者持续创作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高水平论文,助力学科发展与世界一流期刊建设,我刊从 2025 年起每年遴选 10 篇优秀论文。《民族语文》第 10 届编委会议采用线上投票形式,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原则,最终遴选出《民族语文》2023 年度优秀论文 10 篇。名单如下(按姓名音序排列):

1. 戴庆厦、杨晓燕:语言类型视角下的贵琼语述补结构
2. 范志泉:台湾南岛语的发生学模型构建及数理分类
3. 姜谿泽:中国朝鲜语方言中汉语词汇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4. 李云兵:五屯话的比较结构
5. 罗仁地:汉藏语系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和历史发展——从日旺语(独龙语)说起
6. 吕嵩崧:语言接触阻断的语义演变——以壮语为例
7. 潘悟云、刘航宇:喉音再考
8. 宋 佳: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互动结构
9. 余德江、陈保亚:从变异有阶分布看接触引发的语音演变——以傣语与汉语接触为例
10. 张 军: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实践

本刊编辑部